



同春集  
十六

別集  
附錄

共十六

~16  
2401  
16





和  
2401  
/6-16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七



附錄

遺事九菴錄十六條

余八九歲時育於公考榮川府君每與公同袍余所著弊而蝨則公請以其所著與之其先妣金夫人輒許之

公學史略時榮川府君問曰人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是何故有此三者之異耶公對曰有嚴威則人不敢欺是畏之也有仁心則人不忍欺是心服也有智術則人不能欺是服其明也府君曰然則孰優對曰



不忍者上也不能者次也不敢者下也府君大奇之  
余先君子每訪榮川府君而歸語不肖曰每見某必  
見其長進矣是十歲時也

雖游戲翰墨必書聖賢格言

孝宗朝尹鑄為官則輒還納告身而不受宗謂其高  
節如此終不可屈矣公曰第觀之終非寂寥守靜之  
人也至今十七年而果驗昔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  
同省殷浩見其有确然之志王謝曰深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劉曰卿輩真憂深源不起耶其後浩果起而  
大狼狽公之識度真不媿於古人矣

公於東方先賢最尊退溪李先生嘗曰鄭愚伏諸公  
聞仁弘誣詆退溪以喪童之說以為若不明辨終為  
闇昧之事遂於退溪年譜中追錄妾子某生於某年  
之下故其板本顯有追錄痕迹吾與曹正郎希仁同  
聞此語於愚伏而同見其板本矣及 仁祖乙亥嶺  
人上疏以為於李滉元無此說而橫被筵臣之捏造  
曹以為真有此說云則嶺人極力攻曹使之不容而  
後已此實原於愚伏諸公辨明先賢之誣而曹不過  
因其親聞於愚伏者而陳其顛末而已且嶺人有同  
聞其說於愚伏者今乃皆諱之而攻曹其用意之不



佳如此云

已丑權公堦為臺諫論尹善道以不赴 國喪公曰  
善道一淫悖之人論之何惜但以不赴 國喪為罪  
則古人不以必赴為義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  
野而已今何至論罪乎余亦力言其非是權公遂停  
啓當 國喪初金公弘郁為臺諫論宋公國澤以緩  
赴而罷職公嘗歎時人於古人德行未必及於萬一  
而獨於 君喪務勝於古人是不可曉云  
公嘗言曾問四端七情理發氣發之說於愚伏則愚  
伏以栗谷說為是然嶺人聞之必以吾言為不信以

吾言為信則必並與愚伏而攻之矣退溪詳審溫恭  
在先賢為最而一變而嶺人之風聲氣習如此殊不  
可知也

孝宗大王乙未儀禮經傳通解始以 聖教刊行其  
前公於此書極其眷眷庚寅金公慶餘由善為忠清  
監司公亟請於由善收聚營吏之善寫者寫出一通  
由善快許之公喜曰朱子嘉惠後學之意可以行於  
今矣及其既成日夕看閱焉

當尹鑄還納告身也余與草廬稱之以為可並於伯  
夷公笑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不料諸



公語無斟酌如是希仲此一節高則高矣然未知其果至於聖乎且伯夷不食周粟外德行何如而以仁見稱於孔子耶余曰非謂全體特以一節言之公曰雖以一節言之須至餓死然後言之未晚也仍言其

欽服喪之事

已卯歲謂曰尹鎮以黃口小兒乃敢褒貶先賢瑕謫退粟之論至於牛溪則直斥其字又已有著書垂後之意無論其說之如何而其氣象淺促矣其能久遠乎鎮後改名鑄者也

孝廟癸巳吾宗為柳祖妣乞恩也只據墓表數行

文字其寂寥甚矣余姑母金護軍宅為誦余祖考都事公所記柳妣事頗詳余請以文字記之則金姑謂余平生未嘗以文字示人矣遂以謗書錄出余自報恩急走人以報門宗則公折見之未及終篇泣涕如雨宋殿中士臣適在座親見而為余言吾儕非人也為久遠先世事情發於中如此非他人之所及也吾宗有判校正郎二派判校子孫其祭禮依國法只祭三代正郎子孫依家禮祭四代一宗祭禮各異有所不安矣公議于諸宗請依正郎派祭止四代諸宗皆信而從之自此祭禮皆從文公之制不但典禮敦



厚無憾公之見信於宗人亦可見矣  
公每自言吾心力甚弱於讀書時不能極意窮索然  
此自謙之辭也其窮索到處則十分精明顛撲不破  
矣

大抵公用力既久暮年德成則精粹之氣達於面貌  
動靜語默端莊閑整無有圭角而不踰規繩色容清  
和辭氣條暢存心處事懇惻精當

當崇禎乙亥丙子間公病甚常以醫藥為事醫者爭  
請解去脚緊使氣血流通公不肯曰如此則散漫不  
攝還若病加者然公之收束檢制之功於此小者亦

可見也

公嘗讀易五贊至泰愕匪人妬喜來復擊節咏歎不  
能自己豈所謂犁然會心者耶

黃世楨錄 十五條

先生貌如精金美玉色如瑞日祥雲馨香如芝蘭節  
操如松竹如水月之清明如冰雪之潔白溫厚則春  
陽如也嚴肅則秋霜如也忠誠惻怛之心藹如於接  
物之際舍己從人之德泠然於處事之間不為矯激  
崖異之事以銜高不為同流合污之行以近俗此則  
先生本來資稟而至於從師取友大立門戶畢竟處



賓師之位期致一世於三代之隆者則雜出於公私文字間可考而知之

先生少時有尊賓則出迎於大門之內其周旋進退之際揖讓登降之時箇箇合度衣前後正正方方少無參差不齊之儀論語所謂禭如者惟先生其庶幾乎

己酉 顯廟幸溫泉 命先生留輔 世子時先生方帶繕工提調故為便出入 書筵仍住紫門監世楨進候先生端拱危坐習講小學書讀聲玉碎音釋明暢座中無不歛衽聳觀退而嘖嘖相稱曰今日得

見神仙講官也

與後生講說經史必竭兩端而極言之故聽受者渙然曉解如未盡曉解則使之出外思索

至中庸十七章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語先生曰古人詩雨灑溪邊草風搖石角松云者正是說道栽培傾覆之義云

講論語至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止夫子不為也先生曰子貢穎悟有非諸子所及微其事以問聖人而終得聖人之旨可謂善問而亦可見無限精神矣講孟子浩然章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之語先生曰昔徐孤青起有言曰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云者政指此義也

先生時時合眼端坐儼然若思或中夜起坐移時還就寢一日侍寢竊覩先生明燭取見延平答問中論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處

昔年世楨因事往雲峯因登智異山天王峯而歸歷見路傍有一百二歲老人心異之還白其事于先生先生愀然曰吾先子同歲生者尚無恙耶即將新衣一襲及酒肴油果等物付一奴而戒之曰汝往老人所親見老人之著此衣飲此酒而來也仍出涕而送

之於此可見推孝之一端而終身慕者於先生見之也老人辛酉生而其後享年又三歲云

嘗與老峯閔公陪先生自沃川乘船行到懷仁界日已向夕江路多艱故先生欲下陸騎馬世楨白曰此去宿所不甚遠何必下陸耶先生仍命乘船時水落灘淺惡石犬牙於灘中推移左右之際天色已昏稍下長潭水色如漆兩岸鶉鷄相應而鳴景色極不佳先生整襟端坐及下船引世楨而戒之曰汝不讀行險徼幸之訓乎後勿為此也世楨承教愧汗遂為平生之戒



先生取栗谷先生擊蒙要訣中格言數十餘條書之  
座隅常目在之而先生以為其讀書次第尤可為學  
者法教授學徒之際亦遵其制焉

先生在道山墳庵時學徒多聚先生以朱夫子白鹿  
教條及栗谷先生隱屏精舍學規文憲書院學規等  
文字揭之楹間以為朝夕觀省之地曰此乃做人底  
樣子汝輩宜常常服玩也及為崇賢書院院長與院  
儒講論心經近思錄等書仍令通讀栗谷先生學校  
模範

先生再從宗兄宋進士承吉窮不能自存故宗家祭

祀時自家中辦備躬進設行且為製送衣服逐日飯  
饌亦必分送故宋進士常謂其家人曰某家飯常晚  
吾家飯亦不宜早云

昔年世楨與宋友奎禎共看家禮及會成儀節等書  
隨疑作問目奉稟先生隨問批教總為一百一十餘  
條仍屬宋友使之略做疑禮問解規例而謄作冊子  
矣宋友失其冊於遷徙之際實為可惜他日苟或追  
出宜在刊行聊此識之以備後考云

世楨受罔極之恩於先生而半生自棄無以奉承我  
先生教育之至意到今只有搜記先生平日盛德大



同春堂先生集  
業以傳於後是為一分自效之地故向年乃與權祭  
議尚夏洪監司得禹兩公相議草定年譜三冊矣尤  
菴先生見之以為太多遂加刪節才始其後遽有耽  
羅之行仍被 後命嗚呼此何可忍言哉刪節之役  
欲以屬諸金叅判昌協甫以卒其後而金是過謙之  
士其果受而為之否

權尚夏錄二條

嘗侍尤菴先生問先生於心學工夫一生用力功效  
次第答某則心麓非不欲勇猛加工而未見實效到  
今血氣已衰思慮漸寡心境自然安靜矣大抵此事

甚難如春兄資質甚高非某所可及而尚自以為制  
心未易況如我者乎

先生又曰自老先生易簣之後無所依歸以所事者  
事慎齋欲為卒業之地而終未有得至於儕友則無  
大段得力處唯於同春資益最多

安世徵錄

戊申年間世徵受心經於沙山精舍至真西山贊先  
生日記昔 孝宗朝命講心經教以西山之贊辭意  
激切尤加玩味講他章畢又復吟咏一遍琅琅 玉  
音今猶在耳每與諸君講說此贊不勝感愴之懷仍



泫然下淚

南宮垣錄 十八條

先生文辭早就適當昏朝不赴公車癸亥 反正後  
先生年十八初舉中司馬兩試晚年嘗歎曰吾病弱  
少不能讀古書及今年老悔之何益  
有一文官才合翰薦而不及通時先生年弱冠在布  
衣一言推獎遂得薦授其為世所推重如此  
先生嘗病人之欺世盜名如公孫布被安石朴野者  
或有賓客則必修灑堂宇盛備飲食以待之來見者  
至或以奢侈疑之其不矯情以求譽如此

先生性雖寬和嫉惡如讐宗族鄉人或有過失則當  
面切責反覆規戒務盡誠意其人改過則又為嘉獎  
待之如初以此人皆感服

先生在世時鄉人無敢詆毀土主所居里中亦無呈  
官爭訟者待庶孽必明分義使不敢與嫡抗御奴僕  
甚嚴嘗聞甲川奴待過客不遜即加重罰以故家僮  
不得恣行閭里作弊市場其居家臨下之嚴如此  
先生於鄉中親舊之喪必於成服前往吊或在遠地  
則聞訃之日即書帛狀掛諸壁上隨便以傳無有稽  
滯於此亦可見待人之誠也



辛亥歲大侵一洞宗族親舊皆飢餓先生傾其所儲  
斗分升給隨其緩急為差又得公私債賑施一村賴  
以全活至秋貧不能償者皆自備償  
先生得一進封輒即分之以與隣里宗族如酒肴則  
置之壁藏有客則出而饋之至於節扇筆墨曆書等  
物亦隨得隨散殆無留儲焉

先生愛恤宗族務盡敦睦雖踈屬賤孽無不得其歡  
心有一再從兄窮迫無依先生敬如同氣給田土俾  
居借一力俾役寒則衣之飢則食之以終其平生其  
病也憂念藥餌問候日不絕其死也悲悼衣衾棺槨

親自備適先生有疾使孫炳文率地師卜地於一日  
半程親自引窆而歸喪三年而後其子請歸其田土  
炳文曰吾先祖業已許之不可遽推也相讓不受蓋  
先生亦於是年易簣故也又有庶外從徐姓人居在  
一村有大段過惡先生始嚴訶之俾永絕于門下過  
三日後即為招諭曰不見汝三日我心缺然汝須改  
過後勿如是遂待之如初渠亦慙悔服罪

有再從姪居在一里於先生為宗子其為人無狀為  
宗黨所棄且多不遜于先生先生益矜其愚駭嘗曰  
吾家宗子不如人甚不幸其人與先生胤子尼山公



同年發解赴會試被停舉先生聞之大驚急走書抵  
尼山公俾不赴會試時人為尼山公不得已解其罰  
嘗於燕閑從容時問己亥議禮事如何先生答曰自  
是正論咸陵初見其議大驚動憂悸即以小紙報我  
有所云云若以此為罪案則足以網打士林甚可慮  
也然其時領相以時王制禮斷而行之領相若在可  
無他憂吾恐他日禍將不測矣其時領相即鄭公太  
和也又曰尹善道之疏專出於憤懷其心未必在於  
謀害士類而其中尹鑄最可畏虛名足以欺世雄辯  
足以惑人早晚必得志士林無餘類矣未幾領相云

亡 顯廟昇遐後時事忽變而禮論為禍胎尤齋遠  
竄先生亦被追削尹鑄果得志或教人為匿名書或  
密投凶疏為魚肉搢紳計至以照管 慈聖動靜等  
語離間 兩宮罪通天地先生之言至是果驗其先  
見如此

先生平生不過譽人亦不輕易薦進人物雖門下素  
所親愛者或稱其才行或稱其文筆皆不過其實  
鑄拜持平先生歎曰以宋龜峯學行而坐其父祀連  
終不得除拜况鑄無實地而以孝全為父其可猝通  
南臺耶太濫太濫矣



同春堂先生集  
先生退居未嘗干與朝政有一親戚抵書求復職者  
先生曰吾雖在京不可干人以私况在鄉豈可作書  
朝廷為人求官乎此人不識世情如是宜乎久廢云  
先生以道義交人平生未嘗有睽違者如草廬謗毀  
之言頗有騰聞而先生少無介念亦不置疑兩先生  
不好之說訛傳于世故人或乘間有言尤丈事先生  
必嚴訶痛斥俾不得容世故人無間然尤丈終始心  
服門人或有語侵先生者隨即報知于先生凡於大  
小問議必先往復于先生可否而後答之  
先生嘗愛士好客雖車馬盈門賓客滿座各叙寒暄

從容接待終日達夜少無厭苦之色及夫疾革子弟  
為慮客煩有時諱之先生曰吾亡無日欲見平日相  
親之人遂大開門引接由是宗族親賓逐日盈滿其  
內外以終其考命於此亦可見先生平日氣象矣  
先生嘗曰聖人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誠然矣吾於  
少壯時人雖有餽遺無所關念及至老境受人之賜  
心自不忘可不戒耶

乙亥年間余與金農巖昌協同舟東湖農巖盛稱先  
生之德曰臨事不撓斷之如刀見惡若浼嫉之如讐  
剖毅之執非人所及而世之人徒知一於陽和非真



知先生之德者也

先生第二孫炳夏天資篤美先生最鍾愛頗倚重然每戒之曰無實地而盜虛名則未免自欺而欺人吾今濫竊常自愧慙爾無矯飾勉修科業是以炳夏奉承先訓出入科場隨行蔭仕自同冗人

孫男炳夏錄

十三條

府君容貌玉雪眉目如畫一時長老稱以秋水為神玉為骨云

少時携書入高山寺

寺在懷德

每曉起危坐禪堂講誦不輟至暮始還寢所日以為常寺中老衲目見者至今

傳說云

愚伏先生以通典一帙贈府君曰吾則老矣他日可與窮鄉學子講論也是時府君年尚少矣

府君嘗曰吾於詩傳最得力讀此後文理頓進

清陰金先生嘗稱府君之文曰有得於宋朝儒先文字云

府君嘗令一門生往學於慎獨先生曰大君子光輝後生不可不一瞻也先生問何從來生以實對先生曰宋某執齋固善於教誨後學而若其懇曲啓發從容成就則莫如某表德君須更就學焉



府君鑑識甚明或一見人而先知其窮達壽夭輒有驗焉

府君嘗曰禮學固未易而理學最難曾聞栗老以為他無所難而正心為難云此老身親體驗故其言如此

一日語及權陽村事曰陽村儻於其時不惜一死則寧至於此耶

子弟輩有言辨死未易者府君聞之曰丈夫事業立節最易此心一定可死則死耳

家廟祭禮時每戒子弟不靴則必偏

人有兄弟相買家舍者府君聞之曰以家換家各從所好可也何可計直多少而買賣之乎

嘗有先墓樹石之役以櫪上一馬充給工人手債工人既歸而馬忽奔逸而斃府君聞而愍然即召其工人又準價加給其人大喜過望感謝僕僕而去

墓誌文

崇禎壬子十二月初二日同春先生宋公諱浚吉字明甫易簣于懷德縣之村舍公治命曰勿求銘狀誄文等只以小表揭姓名其孫炳文炳夏炳遠炳翼等不敢違雖門人知舊有言而皆不聽也時烈獨謂曰



同春堂集卷之六  
公之道德事實既在人耳目將愈久益顯而又書在  
史官余又嘗為遺事一通以收其細大則固無事於  
金石之鐫刻然所謂幽誌者朱夫子嘗曰陵谷變遷  
此誌先見嗚呼孔子之墓泗水尚逼則其欲為無窮  
之圖者宜在於此而不見猶可也不幸焉有可  
見之日而無見焉則吾恐百世之後有受其責者矣  
炳文等泣而言曰敢不唯命余方以妄論大禮待刑  
瘳土而炳文等以其事屬余余敢犯萬死之罪而為  
之叙曰公恩津人也東方之宋始自諱惟翊天翊惟  
翊籍礪山而天翊則恩津云高麗有判院事諱大原

自是斑斑而譜於世其來懷德者執端諱明誼其孫  
曰雙清堂諱愉其玄孫諱世英生郡守諱應瑞是生  
榮川郡守諱爾昌榮川公娶僉樞金殷輝女以萬曆  
丙午十二月廿八日生公于漢師寓舍鄰舍有一官  
人來賀曰公所得兒必貴人也夜夢有一人持產時  
具曰我天人也將以此遺宋氏家云時榮川公年已  
四十六而無嗣及是宗黨相慶曰公晚暮得男而又  
絕異如此豈非積善之報也洎有知敬信長者言見  
長者必斂容危坐榮川公嘗灑掃室堂坐公於客位  
而對之公輒縮瑟不安而避之稍長喜讀書長者或



以事闕課則公必請之雖夜不得則不寢又好習字未十歲李竹窓時稷素善書見之曰汝已勝我矣與鄰兒交必以書札往復辭筆俱中度人多取去而觀玩焉辛酉金夫人沒榮川公愍其清弱凡飲食居處看護倍於平日而其情文亦自有可見者矣沒喪就學於文元公金先生生長生受小學家禮等書天啓甲子中司馬兩試丁卯丁外憂執喪一如儀文少有疑晦必稟於師門文元公喜而酬答曰此哥將作禮家宗匠也先是癸亥公委禽於鄭愚伏文肅公經世之門文肅公亦期以遠到而常敬待焉及是來吊相與

論難喪禮殊躉躉焉崇禎庚午除翊衛司洗馬不就文元公嘉其志趣聞文肅公勸之就以書責之曰宋某有志於學而不肯仕其意甚善而公欲降其志無乃近於賊夫人之子乎文肅公有媿謝語公自是益委已於學往來於二氏之門日以進益辛未文元公沒公仍師金文敬公集公嘗曰吾遊金先生父子門久矣妄謂規模宏大無如老先生條理精密無如小先生論者以為知言云壬申差童蒙教官公以為輒辭除命不無求退獲進之嫌遂黽勉就職癸酉聞文肅公捐館即謝歸會葬喪之以師弟之服丙子

壬申年  
譜作癸酉



上延訪人才大臣以下薦公者多又有重臣陳劄論列其學行之實上特除禮山縣監公不赴曰非所敢當也是冬避兵至安陰愛其山高水清居一年始還鄉里學徒日衆時新經大亂戎虜僭號賢士大夫多處江湖間日造公廬質疑講道焉癸未有司憲府持平之命辭遞自是召旨頻仍乙酉昭顯世子薨公適被召命上疏辭仍請亟冊元孫以繫人望兼陳召致金文正公尚憲委以教養輔導之責上時已屬意於孝宗大王不報顯示未安之意白江李相公敬與其議與公同而遠謫人益為公懼而公

固悠然也自是終仁祖朝一切廢置樂靜趙公錫胤嘗為公訟辨其忠讜而亦不入己丑孝宗大王即位人謂禍將不測上首先別諭召公京外莫不驚賀曰此卓冠百王之盛事也國其庶幾乎公遂拜命連除進善掌令特賜月廩陞拜執義公感戴恩眷自念新守有大有為之志而收召士流若不以此時殫竭心力以輔聖德則因循遷就之間日失歲亡負此好幾會豈不為千載之大恨乎然四維不張則不可以為國而曩者權臣執命濁亂朝政而搢紳之趨附者頗多焉若無激揚之舉則終未有清明



之日矣遂與同僚相議請竄金自點及論其附麗之徒遞復拜承命封 陵例陞通政臺諫以資格改正王堂請使兼 經筵官出入講論允之又賜衣資及帽掩既馬應旨上疏又請虜變時失行婦女許其夫離異改娶時 上方講中庸公開析深奧仍進規諷上一皆傾聽同入諸公退必嘖嘖歎曰文義固其本業何其於朝儀閑習如此也庚寅正月乞暇南歸蓋自應召至是除拜繹續錫賚便蕃公皆固辭不得然後始受時自點等怨公讒構虜人遣兵壓境七使連續來嚇事將不測賴 上以身自當竟以解釋然

自是事機又大變矣公既歸 上思公啓沃之益召旨連降間有別諭辭旨懇惻又有米豆之賜乙未陞通政拜承政院承旨吏曹參議 上必欲公上來歷四月然後始遞參議先是 仁祖大王為文敬公特置侍講院贊善至是除公吏議俾兼是職而別諭召之特命乘轎公知 上意繾綣丁酉七月遂入京 上聞公至喜甚即引見宣醞 世子亦以酒饌勞之 世子自是課學甚勤 上面諭曰世子進學贊善之功也宮掖人皆言之矣又因冬至極陳陽長復善之道 上批有曰日新之目有八誠所謂責難



陳善之義十二月上密疏請以計潛通 中朝以伸  
拱北之義其事秘人不得而知也戊戌二月乞暇南  
歸 上賜以所御貂衣仍命諭意於賤臣時烈已而  
特陞戶曹參判再辭不許七月聞 上違豫赴闕  
起居除司憲府大司憲仍帶贊善兼成均館祭酒已  
亥三月 特拜兵曹判書屢辭又上劄論時務然後  
出謝復辭得遞由大司憲遞拜議政府參贊五月  
孝宗大王昇遐 顯宗卽位以大司憲論 山陵等  
事拜吏曹判書時 梓宮在殯上下哀遑而猶力辭  
不已 上倚公亦甚重不敢終辭遂拜命劄論五禮

儀節目自 孝廟朝撫養楨榘等如已出至是氣勢  
益張出入無復防限公亟以疏請加抑損疏留中不  
下 山陵復土又辭遞為參贊庚子論 大王大妃  
服制其略曰諸大臣之意皆謂我朝典禮實無為子  
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儻不十分明白或有他日之悔  
則無寧遵用國典之為愈故臣亦無異見遂以期制  
為定矣今者掌令許穆之疏引經據義論說甚勤臣  
於此論雖不敢索言相難而亦有所不能無疑者蓋  
儀禮父為長子通上下而言者也若如穆之說則設  
令大夫士適妻所生有十餘子而第一子死其父為



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其父又服三年不幸而第三死  
第四第五六死皆為之服三年竊恐禮意決不如此  
也且註疏既明言第二適子以下通謂庶子之義而  
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為後者也此庶子穆必  
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似無  
是理而期年條所謂長子長子婦等處穆亦皆以妾  
子為斷未知禮意果如此否此臣之所未曉也竊疑  
疏所謂第一子死者即下文所謂適子有廢疾若他  
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之不  
受重者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以為後亦名

長子不幸而又死則既不為第一子服三年故應為  
第二為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既  
為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為後而亦不服三  
年只服期即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為後  
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不服三年而亦不為妾  
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適妻所生以明之臣雖不敢  
質言而無乃禮意自如是也耶又論 練祭變禮被  
尹善道搆誣上疏待罪遂南歸 上遣史官勉留又  
特令都承旨疾速追往挽止館學章甫亦上疏請留  
則 御批益隆重而公終不敢留連有司憲府吏曹



同春堂文集  
之命辛丑又以參贊召遂入京三月疏論時事四月  
趙綱疏斥甚深公以疏自劾五月初四日即 孝宗  
大王大祥也初五日乞退 上留之甚懇遂上劄陳  
時事七月始許歸癸卯正月與時烈聯名疏進規諫  
又以疏辭大憲之命因請以延平李先生從祀文廟  
並及本朝文成李公文簡成公洪宇遠紹述善道上  
疏詆毀公遂自劾甲辰夏上疏陳戒冬又論君德乙  
巳夏 上幸溫泉以大司憲入對行宮隨駕還都遞  
拜參贊劄論輔養 元子之道遂置輔養官以公處  
之辭不許又引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所論

輔養之要為劄以進及論 廟樂之差校進心經句  
讀 元子受學不懈公亦盡心開導十月退歸丙午  
春柳世哲等推演善道意上疏持之益急公入溫泉  
行朝自劾扈駕行中路以疾落後八月辭 召旨  
仍論奮發之要其略曰嗚呼臣民之平昔蕪望於  
聖明者如何謂宜興衰撥亂嘉靖邦國以維新舊命  
慰答神人之望而只今八年之間天心未豫災異荐  
臻軍民交怨國事日非外侮內憂靡有紀極率是以  
往其將稅駕何地往歲七月之旬忽有恠風之變向  
來北塵之來逼恰在其期月之時其符驗之不僭有



同春堂文集  
如是者人言風災應速似亦非誣近歲以來多少變異不知其幾則又安知其應遲者其禍愈大耶此臣之所尤懼也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今番 殿下所遭之困危實丙子以後所未有者人心慘怛國勢愈挫而事過之後恬恬偷安一徇前套 殿下之不御經筵如舊罕接臣鄰如舊委靡頹塌因循姑息又如舊曾未聞一施措一政令有憤恥自強底意思噫天未欲作新我東耶何 殿下之志氣莽然甘聽伸縮於人至是耶今日股肱之不能自保固可痛哭處萬

一異時侵辱有大於此則不知將何以應之將何以處之時蓋虜人來喝羞辱備至故公疏如此丁未正月乞致仕校進小學諍解以疏論事又因黃孺捏誣陳情自劾戊申九月入謝溫宮因扈駕行中路移疾聞 世子疾劇遂入 世子疾瘳公頻入兩筵 兩宮皆虛已以聽焉己酉進太極圖說以明造化之本源圖差祭官謁 寧陵以伸追慕之情 大駕南幸溫泉命公後進講書筵暇日與諸生行鄉飲禮於泮宮幸還乞暇歸歸時 上引見恩禮款洽庚戌 世子行冠禮遂膺 召命時適有湖南伯金澄是非之



爭公為訟其寃狀以致詆訶多端冠禮畢即歸已渡江大朝及東宮皆下諭館學諸生又上章請上勉留公遂還入少留然已有左腹之入矣遂申前懇竟蒙許歸俄遭凶人誣告之變至於時烈則又加以馮異咸陽之說上遣承旨慰諭勤至然公猶不敢自安詣近圻請罪承批即還壬子四月感疾自知難醫遂上一疏極言小人熒惑之害曰殿下以尹祭教之事怒太暴聲太厲命令失當舉措顛錯殿下何用如此聲氣於臺閣直言之臣乎形勢所在舉朝風靡阿諛競進慙患迭作終使殿下施之以千

古所無之恩例俾彼委蛇盤礴還坐於百僚之首其為倖相地則至矣其於聖明重貽千萬古千萬人譏且笑何哉往在己酉臺臣權格大觸天怒其譴責八字臣鄰無不失色臣與相臣鄭太和力言其非遂命政院付標改之今於敬教之事聖教之發於忿懷者非止一二如所謂凶狡禽獸鬼心引類等語中外共駭誠願亟下明旨依權格例快示悔悟之意召還敬教復置臺職以旌直氣國家其庶幾乎臣嘗讀唐史至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奸邪朕則不知泌對曰此所以為奸邪也臣未嘗不掩卷而歎德



宗邪媚之感誠可為後王之鑑戒而泌之所對何其切中而有味也噫今 殿下不但不知而已也臣每以三代聖王精一之傳望於 殿下而今反駁駁於叔世事此豈臣平昔所期者也可為痛哭之不足也上不悅十一月疾尤革又草遺疏勸勉 聖學因極言親君子遠小人之道時戶曹判書金壽興上言宜有恩命 上乃遣太醫而公已不能知矣訃聞上驚悼特贈領議政優給葬需於是館學儒生相率舉哀官居野處無不相弔子光棻先逝炳文等與門人知舊以禮襲歛癸丑二月葬于燕歧竹岸里冥向

之原鄭夫人先歿而別葬于公州女二人長適士人羅明佐次適判書閔維重光棻官正郎其一女為士人元夢翼妻公天資絕異精明溫粹瑩澈無瑕色夷氣和見者心醉早從儒賢得聞學問之方孳孳勉勉至老不已蓋公查滓自少故不甚用力而易至融化識見精透故不費勤苦而自詣理致心既無疵而所知克明則其行於家者孝親刑妻教子御下各得其道而最謹於喪制之節大抵仁愛為主而禮以治之故倫理克正恩義克篤皆可以為後世法矣丙丁以來世道大變則斂藏愈密有確乎不拔之志而乙酉



一疏為世所諱人甚危之而公之守經之義則大矣  
及孝廟臨御少不介意延聘禮遇迥出常規而公  
亦不存形迹盡誠禁輔匪躬蹇蹇聖德益光而公  
之賢愈著矣庚寅之變幾禍宗國而公亦徬徨却  
步復尋初服矣逮孝廟晚年恩遇有加由是感激  
益思報效自以尊周之義復讐之志為己任不顧國  
力之萎弱不憂吾勢之單寡終始一心如日星之昭  
如河漢之東此則可質於神明而無媿矣至於顯  
考則益盡隆師之禮要使國人矜式公亦竭心殫智  
入論道德出贊謨猷時與青衿在泮講誦士類慶喜

相與彈冠矣公於筵席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  
聖學切要之道至於天理人欲之際則尤反復丁寧  
剖析微密嘗於孝廟朝論舜跖善利間不容髮之  
訓公曰今殿下恤民之政至矣然如有一毫要譽  
之心參錯於其間則其事雖善而其實則偽也此天  
理人欲之分歧至微而公私之道王伯之略所以相  
遠也孝廟竦然俯答曰此寡昧之所常猛省者也  
蓋公於此著力既深故所以告於君者如此據此  
一段可以知公為學之知要也公難進易退之義仰  
承朱門成法前後為持平者二為進善者六為執義



同春堂文集  
贊善者皆七為大憲者廿六為參贊者十二為吏書者三三十年之間 恩旨未嘗不在而公必量時揆理義然後動故在朝之日僅一歲餘矣而其有補於君德世道者大矣公得力最在心經近思諸書一切沿溯於洛閩之淵源而又於先儒最慕延平之質慤精明常以不得祀於聖廟為慊於本朝則以李文純公滉為終身師法之地故卒逝之年有夢見之作豈精神感通而然歟於此可見公之心志氣象之大槩也然遇事正義不顧利害則又有賁育不可奪之節故或失 君上之志而一番人仇嫉亦已極矣豈

其溫厚和平之中自有正直剛大之氣耶噫以公之學之德宜為百世之宗師而墓草再宿禮訟仍為禍阱追謫之律遽加於泉壤而 孝廟之盛德至善亦為之剝蝕豈不痛哉余與公自八九歲時傳服同案以至白首而相與切磨昔溫公有言吾與景仁姓不同兄弟也今公與余姓又同焉則是但父母不同而已然余性偏駁滯泥非不悅公而終不能近似是蓋氣質一定而不可易也然溫公蜀公於鍾律終不能相合故余強引此自諉曰不苟同是公高處而在余則性相遠而然也嗚呼伊川嘗稱溫公曰如其可贖



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余於公亦云爾崇禎乙卯十月日宋時烈撰

公所藏燕歧墓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以丙辰十一月十八日奉遷于懷德治南興農里甲坐庚向之原以夫人祔焉後五年庚申上誅除姦兇登

崇俊良用大臣言復公官贈又依張曲江故事

賜祭于墓蓋思公嘗極論賊臣也後贈謚文正

錄用炳文有踰常例炳夏炳遠皆登仕籍閔判書

克誕聖女歲辛酉正位坤極封判書為驪陽府

院君夫人為恩城府夫人蓋公餘慶與有存焉嗚

呼盛哉癸亥閏六月二十四日時烈追書

興農之阡術人又多毀者深懼體魄不寧歲己巳

奉遷于公州鎭谷及庚辰十月廿一日又啓鎭谷

之封始克永寔於鎭岑沙店洞卯坐之原筵臣聞

于上特命官給葬需役夫內殿遣中使護喪

崇終之儀益無憾矣平日杖屨所及之地後學多

為之俎豆虔奉上嘗命玉堂蒐進遺稿仍令刊

行炳文官止縣監無子取炳夏男堯卿為后堯卿

亦以先生主祀錄用方任鎭川縣監炳夏官止正

男堯卿堯和女為士人趙駿命妻炳遠官止都事



取炳翼男堯佐為后前任參奉女為士人金濟謙  
進士李真偉妻炳翼前任縣監男堯臣堯佐堯輔  
女為士人權定性洪重九妻男一女二幼元夢翼  
官止縣監男命龜命一二幼女為司評崔昌演士  
人李道鎮曹命宰妻驪陽府院君有二男三女男  
長不肖鎮厚次鎮遠文科府使女婿李晚昌申錫  
華皆進士 仁顯王后於序為二再正壺位玉度  
無玷東土不祿遽爾登遐嗚呼痛哉鎮厚二男二  
女女為士人趙奎彬妻餘幼鎮遠三男一女男昌  
洙餘幼李晚昌一男緯文科申錫華二男一女堯

卿一男三女金濟謙二男一女李真偉一男堯臣  
一男二女權定性二女元命龜二男崔昌演二男  
三女李道鎮一男並幼先生側室三男光林察訪  
光挺光榮光林男炳雲炳普男二女二幼光挺男  
炳星二幼光榮早夭取炳普為后鄭夫人別有誌  
壬午六月日外孫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  
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閔鎮厚謹書于下

墓表陰記

先生諱浚吉字明甫系出恩津高麗判院事諱大原  
之後有諱明誼司憲執端其孫諱愉號雙清堂雙清



同春堂先生集  
之曾孫諱汝楫寔先生之高祖曾祖諱世英祖諱應  
瑞郡守考諱爾昌亦郡守妣光山金氏行僉樞殷輝  
之女沙溪文元公其從兄也先生以萬曆丙午十二  
月廿八日生于漢師辛酉金夫人沒沒喪就學文元  
公又委禽於愚伏鄭文莊公之門仍師事之天啓甲  
子中司馬兩試丁卯丁外憂執喪一如儀文少有疑  
晦必稟兩師門文元公稱以將作禮家宗匠崇禎庚  
午除洗馬不就壬申差童蒙教官未幾謝歸丙子廷  
臣交薦 特除禮山縣監不赴癸未除持平辭遞自  
是 召旨頻仍乙酉上疏請早正元孫位號召致金

文正公尚憲委以輔導不報己丑 孝廟卽位首先  
別諭召之遂拜命除進善掌令執義請竄金自黜并  
論附麗之徒兼 經筵官出入講論庚寅乞暇歸乙  
未除司導寺正陞承旨吏曹參議兼贊善安車促召  
旣至引見宣醞 上嘗教曰世子進學贊善之功也  
上密劄請伸拱北之義戊戌乞暇歸 特陞戶曹參  
判聞 上違豫赴闕起居除大司憲吏曹參判兼祭  
酒己亥 特陞兵曹判書遞拜大憲參贊 顯廟初  
拜吏曹判書袖劄請抑損近宗之留養宮中者庚子  
遞為參贊劄論 慈懿大妃服制被尹善道搆誣遂



歸遣史官勉留又持令都承旨追往挽止而終不  
留辛丑赴召過孝廟祥日乃歸乙巳上幸溫泉  
入對行宮隨駕還都為元子輔養官居數月退歸  
丙午又詣溫宮扈駕行中路落後戊申又如之及聞  
世子疾劇遂入京己酉幸溫命留都駕還乞暇歸  
庚戌入參世子冠禮卽歸已渡江大朝及東宮  
皆別諭勉留暫入旋還壬子感疾自知難醫上疏極  
言許積奸狀上不悅疾革又草遺疏勸勉聖學  
仍及親君子遠小人之道及上遣醫診視則已不  
能知矣竟以十二月二日易箚訃聞特贈領議政

且給窆需窆于燕歧竹岸里後以宅兆不利凡三啓  
舊封而始克永窆於鎮岑沙店洞西向之原卽庚辰  
十月也先是羣姦欺上幼冲以禮訟為寘追謫至  
及泉壤庚申更化特命復爵且以嘗論賊臣有驗  
依張曲江故事賜祭于墓又不待狀而贈謚曰  
文正錄用嗣孫蒐刊遺稿及是筵臣白其移窆命官  
庀窆具內殿遣中使護喪崇終之儀益無憾矣平  
日杖屨所及之地後學多為之俎豆虔奉焉夫人稟  
質清淑德性仁厚略通書史識見明悟孝於親順於  
家長教子女有法待親戚以誠世謂先生修齊之功



夫人內治之成允為媲美而匹休云生於甲辰八月廿七日終於乙未七月廿日初葬公州地及先生遷奉而合祔焉男光棻正郎二女適士人羅明佐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正郎男炳文縣監炳夏正炳遠都事炳翼縣監女為縣監元夢翼妻驪陽男長卽不肖鎮厚次鎮遠文科府使女為進士李晚昌申錫華妻而仁顯王后於序居一炳文繼后子堯卿亦錄用為縣監內外曾玄摠三十餘側室男光林察訪光挺光榮林與挺亦有男女嗚呼先生之盛德大業不肖既不敢窺測萬一而其言行事蹟昭人耳目又書在史

官可與天壤俱弊則固無事乎金石之刻况勿求銘狀誄文只以小表揭姓名者是先生之治命也茲就尤菴宋先生所撰墓誌撮其梗槩略叙世系官歷生卒子姓敬書于小表之陰如右崇禎紀元之七十五年壬午六月日外孫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閔鎮厚謹述

愚伏先生初謚文爾後改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七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八

附錄

賜祭文 顯廟 壬子

知製教金萬重製

洪惟 皇考撫運圖治疇咨髦俊將大有為帝賚良  
 弼俾亮天功密勿訏謨一二臣同卿如威鳳千仞其  
 翔覽德而下為聖世祥禹鼎燭茲朝著肅清綱舉目  
 張有蹶厥生卿謂萬化本諸人主大本既立舉此而  
 措今往何法古惟周宣車攻偉烈內修是先一部心  
 經千聖相傳敬義之訓上自黃顛臯謨說命復見今  
 日至治之興朝野翹足昊天降割弓劍遽墜蒼黃



同春堂先生集  
寢殿血以繼淚豐水有芑佑啓後人繼述之責仗茲  
老臣矧予寡昧賴卿有聞服膺明誨越自冲年學而  
後臣以友以師薰陶之益爰及吾兒難進易退固卿  
素履一念君民卿豈忍視日望造朝天奪美速生民  
無祿吾道靡託嗟卿所造夫豈易論就其著者可得  
而言淵源之遠門路之的清明豈弟至誠懇惻先賢  
氣象霽月春風以此贊卿庶可形容人亦有言貴相  
知心予嘗興感致意再三卿昔告歸予心如失予問  
前期卿對以疾臣身雖遠心在殿陛苟有所懷臣敢  
自外言猶在耳俾也可忘前春一封事關巖廊噫卿

中情予非不揆慨茲臣隣疇識予意披露心腹蓋待  
他時奄忽長逝夫豈所期吞不復宣永隔幽明興言  
及此予涕有滂亾鑑之痛在昔唐宗曠世興歎弔其  
不終顧予相與寧間存沒庶幾此心泉壤可徹冬春  
荏苒遠日將迫久矣馨歎不聞予側感念疇昔昧昧  
予思匪惟卿思 寧考是追爰遣禮官式薦菲薄嗚  
呼英靈尚冀歆格

春宮致祭文

壬子

知製教李柙製

惟靈河岳亭毓稟厥精英天分純粹積以功程興詩  
立禮學有淵源切磋錫館孺染師門造詣精澁踐履



同春堂公集  
篤實存養內多英華外發行遵矩度言動雅正和以  
克莊溫且持敬誠著接物禮嚴飭躬曾中霽月座上  
春風士林仰止領袖楷模講道麗澤德且不孤沉潛  
義理韞積含光出處有時乃遜于荒名徹丹墀望係  
蒼生際遇 先后徵召以誠將大有為契合昭融逮  
于 當宁宸眷采隆羽儀 兩朝有責亨衢執經法  
筵期挽唐虞自台中貌未離阿保開牖蒙學善誘以  
導臨卷指喻剖析精微師席有嚴講肆生輝金精玉  
潤挹其氣象蕙馥蘭芬襲於函丈陳善責難服膺無  
斃庶幾成就終賴誨迪遐心難改素履自專在朝無

多出晝浩然悠悠一念寤寐思想天不憖遺斯文安  
放國無耆碩士失依仰誰任經濟孰為宗師訃達楓  
宸 哀教惻怛台念舊日盡傷增切風規永闕刑範  
難親嘉訓在耳若聽諄諄一時卷退朝野尚惜矧伊  
云亾曷不含憾茲遣宮官替奠一卮情溢于辭靈其  
格思

賜祭文

肅廟庚申  
變化初

知製教金萬重製

人臣獻言皆曰予忠伊考其後有未必中君子異是  
久而益徵何以致斯曰公與誠自卿之逝星霜九易  
其言獨在炳然如昨孽臣當朝人莫敢指卿斥其奸



謂杞不死天未悔禍言不見以剝牀滔天式至今日  
賴宗社靈克正王法追思疇曩為之涕垂豈惟卿  
思聖考是追方卿抗言人或危之聖考知臣以  
禮始終煌煌袞袞命馳上公矧予受學粵在稚幼  
情義之孚古亦未有云胡謫罰乃及身後豈予本意  
常用愍嘆逮茲變化首先復官心猶未慊咨我廷臣  
先見之明在唐九齡時君感悟致祭曲江瞻彼畢如  
哲人攸藏荆江在陰鷄岳在陽滄海庾嶺異代相望  
警歎雖閔儀刑可忘温温其德侃侃其言千秋萬歲  
聖考有臣爰舉祀典寫予悲悔嗚呼英靈歆此奠

饋

賜祭文

乙亥黔潭書  
宣額時

知製教未詳

一代儒宗 三朝賓友早歲求道學有傳授真源石  
潭嫡派溪上誠明俱造表裏交養純而無雜精金美  
玉確乎不拔泰山喬嶽養德林臯無心聞達粵在  
仁廟屢勤旌招囂然猷猷樂在簞瓢猗歟聖祖將  
大有為二老幡然共貞一時契合昭融謀猷密勿魚  
水交歡若亮在蜀一洒淩恥期恢大業天不我祚龍  
髯莫及至痛在心於戲不忘欲追殊邁以報先王  
宗周大義可質神明自有禮訟始困讒口天鑑孔



昭思禮猶舊行藏以時進退有餘憂世一念無間屏  
居隨事進規有懷必達壬子一疏益見忠赤天奪何  
速哲人其萎人無矜式國失著龜曰予小子缺學甘  
盤受誨未終恫懷難刪藐爾冲年嗣大曆服明有未  
燭忠不見察乙卯之事心焉慙恧史魚尸諫九齡先  
見思之至今感涕自泣遺復舊秩恩推易名睠彼荆  
江環帶臨瀛潭以黔名淡淡其流方此誅茅樂在斯  
丘引杖逍遙開堂講說濂溪武夷一般遺蹟後學興  
慕新院是營聞風相助不日乃成咸曰并享不如專  
祠故自魯峯版櫝是移特循齋籲庸宣美額仍奠洞

酌庶幾來格

賜祭文

乙酉與巖書  
宣額時

知製教未詳

星嶽毓靈真儒挺生天資近道玉温金精委已古學  
粵自髫齡親炙有道輔仁以友精思實踐養浚積厚  
懷寶待價不求聞達逮我 聖祖寤寐英傑超膺旌  
招鳳儀麟出契合昭融謨猷密勿置諸經幄寔多啓  
迪委以臺憲克正頽俗 先王嗣服禮隆賓師屢試  
冢宰益篤倚毗開濟 兩朝輔理章章燭姦黜邪必  
謹消長忠言眷眷罔間進退明若著龜驗若符契天  
不欲平哲人云亾士失宗匠國無棟樑遺風未遠後



學與谷春陽時雨沒世其思杖屨攸暨輒建祠宇瞻  
彼商山委禽之所講學甥館如榦于朱鄉黨信服士  
子風趨飲和醉德若就芝蘭餘教所霑愈久彌新乃  
謀俎豆用寓瞻慕廟貌既屹多士齊籲茲頒華額仍  
薦芬馥英靈不昧庶幾歆格

賜祭文

丙申  
與巖兼  
御筆賜額于  
揭諭音時

知製教魚有龜製

天眷斯文真儒有作清明溫醇精金美玉志道既早  
養德孔粹疇其輔仁大賢並峙共承師訓探淵淵源  
麗澤嗟切踐履貞敦和順所積光華外徹曷以形容  
春風霽月時當丙丁冠屨倒置歛藏愈密日講道義

懷寶潛光出處以時 聖祖撫運志大有為俱膺旋  
招契合昭融若對芝蘭 天褒斯隆協贊訐謨啓沃  
密勿理欲之幾王霸之別劄論懇激幄對剴切尊攘  
之義昭揭星日逮我 先后禮遇彌篤開濟 兩朝  
殫竭忱悃予在冲年執經离筵至誠導迪警誨諄諄  
精一心法提掇尤勤天不愆遺哲人其萎國亡蒼龜  
士失宗師俯仰人代垂五十春否泰消長世道屢燼  
義理寢蝕異言朋起百恠紛紛何所不至噫嘻巨慝  
為禍之根卿燭其惡斥之最先及後郎當卿言果符  
誰為黨助乃反陰扶巋然一老隻手以闢闢之既嚴



潛釀其毒門牆之變終至倒戟邪說橫流正道淪晦  
卿若有知寧不惋慨今予大覺殆天所啓明辨痛斥  
是非昭晰予惟兩賢其道攸同痛癢屈伸一理流通  
感悔方深追念益激表章之舉烏可闕一睹彼商山  
有廟其屹一派流水迥接華陽雲煙莽蒼英魄洋洋  
矧茲南土士趨靡常風聲所樹寧緩褒揚手書華扁  
寓予淡誠特命近侍賁揭門楹侑以馨腍式薦禮祀  
今茲寵典夫豈偶爾一意尊敬明示予禔諛淫永熄  
吾道增光靈其顧享啓佑無疆

賜祭文

丁酉温  
幸時

知製教金在魯製

爽惟我卿天挺真儒嫡承金李上溯程朱資稟卓異  
造詣崇深潤和粹正直剛嚴弼中彪外灑落清通  
何以形容霽月春風九臯聲聞早膺旌召風雲相感  
遇我 孝廟爰暨同德協贊偉烈至誠質神大義炳  
日 聖考繼明尊禮亦摯難進易退縱嗇厥施國倚  
著龜士仰斗山孰盜儒名卿燭其姦孰竊樞白卿斥  
其邪並心無累先見不差顧予冲年執經震邸諄諄  
導迪開豁蒙蔽金聲玉色尚可彷彿請業未終追悼  
常切遺祠扁額手筆彰揭寔表深慕用垂來世今予  
有疾臨試湯井聞卿若堂近在湖境丘木已拱德容



永隔越瞻嚮想九原難作况念先朝累幸于此帳  
殿從容卿輒陪侍俛仰今昔倏如隔晨撫事興感倍  
覺愴神茲遣承宣替奠薄具英靈不昧庶幾歆顧

賜祭文

今

上庚午  
幸後

知製教金致仁製

昔我孝后思弘至治寤寐豪英疇酬予志仰暨同  
德時維鳳儀互見大人學而臣之啓沃之盛恩禮之  
勤三代以降無此君臣密勿囊封炳耀日星悲深念  
京義嚴扶綱環東數千賴不髮被其永有辭于千萬  
祀猗歟我卿間世儒真嫡承成元上溯洛閩清明温  
粹正直方嚴資稟卓異造詣崇深心得躬行德盛道

尊曰猶孳孳至老靡愆存養內積英華外發何以象  
之春風霽月兩朝黃髮允矣顛卬入告出揚庶挽  
虞唐易退難進縱齋厥施士仰泰斗國倚蒼龜不云  
川嶽未動而利亦粵寧王實資補棐執經震邸以  
賓以師諄諄指陳精一微危金聲玉色尚挹餘徽顧  
視今日道喪言絕羣盲偃偃孰為其相恨未同時獲  
親由丈昨予試浴駐蹕湖甸聞卿攸藏近在隣縣越  
瞻山丘增我愴慨聖考曾臨贈奠有例茲寓深慕  
替陳一卮匪直惟卿聖考是思俛仰今昔九原何  
作英靈不昧尚冀歆格



御製賜祭文

戊寅臨幸  
養正齋後

吁嗟文正道繼濂洛從配聖廡百代享殿和風甘雨  
金聲玉色海東伯程心常欽服興巖之院四字宸  
筆侍湯仰觀恍然如昨歷臨養正覽卿筆蹟又有齋  
識特命一讀氣象渾厚若見今日嗚呼同春卿已自  
得曠世興感予懷難抑遙望湖中是卿故宅爰命禮  
官替奠泂酌靈若有知庶幾歆格

教從祀文廟書

藝文館提學南有容製

王若曰惟天篤生真儒式贊休明之教大德必得常  
祀聿舉崇報之章茲循僉同之論庸示尊尚之意仰

惟列聖九重斯文褒崇先賢為多士誦法之地表  
章正學盡一世作新之方倚文教之芴流有哲人之  
輩出惟卿早歲志道大賢為師資稟最高藹然天理  
明而人慾淨門路既正卓乎大本立而妙用行湛蹟  
乎洙泗閩洛之緒餘多昔賢之未發剖析乎天人性  
命之微奧質前聖而無疑當聖祖側席之辰膺丘  
園束帛之禮講說屢感於天聽溫醇范淳夫之釋  
經謨猷動合於時宜剴切呂原明之論事國恥莫雪  
於事葛無一日忍忘痛冤家計專在於尊周雖萬言  
不出修攘禮學足以範俗垂世必自修身正道足以



闢淫距諛豈曰好辯惟道之所被也廣亦歿而不亾者存天若假年庶與孔明之禮樂士多薰德孰傳紫陽之衣書朝家之貤贈雖隆猶未盡闡學之道鄉社之禮祀殆遍尚有歎彰德之方肆文廟從享之論卽舉國共公之議三紀之請靳允雖緣慎重之規八路之籲齊聲寧孤顛望之意瞻寶墨於興院褒尚粵自先朝薦華籙於泮宮崇奉若待是日禮則然矣祭在斯歟茲以卿從祀于文廟之庶位亞賢師躋同道友瞻焉孔邇宛接弄月之留懷德必有隣悅對立雪之氣象念世教之扶植幾切不同時之嘆侈家祀之

必芬爰仍勿遷主之禮於戲士風賴以丕振國脉由是益綿餘風尚存孰無觀感之志景行斯仰佇期作興之休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魯峯書院合享祭文

李翔製

聖遠千載大道幾泯倡明之功粵自圃隱靜退牛粟益闡其微沙溪紹述統緒同歸講道于南學者雲集樞衣之班孰秉其拂惟我同春早自得師復與同志麗澤相資高明之質易於領悟博約功至日臻突奧存乎中者人莫能知見乎外者有斐其儀薰德者化由家而國蘊積而藏永矢不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中世幡然感激 隆恩進義退禮時屈時伸泰山喬  
岳自能澤物世道之益豈云淺薄 三朝重望邦國  
龜著值世中否邪說交馳削職之譴及於泉下衆正  
心死羣慝競賀障天之霧不日有開黃道重明泰運  
復來褒嘉增秩不顯其光先生之道到此彌章俎豆  
之享亦遍遠邑况吾魯院最留遺躅密邇名亭晚久  
棲托玩好之意不間存沒合享斯院所不可緩瀝血  
封章重扣 天閭多士之誠竟回朝論茲涓吉日敢  
薦必芬告以厥由慶意攸同陟降在茲式訛士風

邀巖書院配享祭文

李翔製

我東道統肇殷父師人亾世遠中廢多時式至麗季  
園隱倡之逮及我朝其道彌闡洙泗源派千載有羨  
精專禮教惟我沙溪家道人做功孰與齊育才之盛  
寔鮮其儔曰若先生一代宏儒同時有人道以相規  
文敬之德益大家聲南澗之學亦出門庭既問又質  
日躋高明在邦必聞若薦于天魚水之契越後超前  
作邦著龜爲士宗師漸鴻威鳳有育其儀若對芝蘭  
聖教攸嘉出入 三朝終始無瑕觀其進退以上  
安危大耄之嗟實係于時身後之灾亦及泉下士流  
心死衆慝交賀俄見天宇黃道重明 贈秩賜謚荐



同善堂文集  
加恩榮先生之道與時俱亨顧此遜院先生所營樑  
楣古制想勞神用瞻仰之所可闕崇奉請配之章幸  
蒙允許茲消吉日附牒一廟豈惟三靈共獲其安多  
少青衿亦同斯賀鑑此微誠降歆馨祀

滄洲書院追享祭文

權尚夏製

於赫先生唯嶽之降水月其襟金玉其相早師文元  
遠紹石潭德必有鄰曰惟九菴傳衣共案麗澤相滋  
明誠兩進敬義夾持和順英華蔚然挺特運丁百六  
天地翻覆懷寶山樊確乎不拔九五利見風雲契合  
昵侍帷幄啓沃密勿天經地義炳若星日 三朝師

表百代宗匠滄桑屢變士林采仰以道顯晦占世污  
隆煌煌院額萬世華嵩惟此滄洲舊祀三賢合牒同  
德道理空然多士上請 徽旨即宣茲值秋丁享儀  
式虔衿佩咸集禮備誠篤庶幾顧歆啓祐無斁

黔潭書院釋采祝文

九菴製

道任繼開德被家邦遺風餘教百代攸宗

滄洲書院釋采祝文

權尚夏製

溫粹和平正直剛大 聖朝賓師斯文岱泰

興巖書院釋采祝文

權尚夏製

曾中霽月座上春風道尊德盛百世師宗



祭文

九菴

維崇禎癸丑二月初旬中表弟宋時烈竊聞同春兄  
出垣有日意欲憑棺永訣自華陽溪谷力疾西歸適  
以酬酢之煩所患尤劇不能躬奠遂以二十八日戊  
辰謹遣孫殷錫替告于靈几而哭之曰嗚呼麀麀鸞  
鵠卽我與兄又如哆侈中有魁衡雖用十駕豈敢企  
及而世或謂志同道合每聞斯言顏頰汗浹惟我先  
君洎先皇考雖姨弟兄情若同父余年七歲鞠于兄  
宅兄齒加一已疎頭角相與長大龍猪遂分然兄不  
鄙切磨彌勤惟質之偏猶難變化兄溫我戾我醜兄

雅逮共承師于彼溪上山頽梁壞無所做仰兄亟謂  
我盍余來食朝暮連床以卒舊業我卽唯諾以告偏  
親偏親允許遂以家遷分宅割田數年相依兄忽尋  
醫輿入漢師余亦懷祿旅邸是同與之周旋相關癢  
痲俄遭大亂兄南我東兄旣北還我尚漂泊十數年  
間只騰棧札間濶旬時兩皆怛怛 聖考御極猥同  
旌招去就是非雖或差池究厥終始實同要歸晚而  
卜築又遷先兆並皆密邇勤荷詔教謂當百年永資  
麗澤今遽先我我復疇托嗚呼兄之盛德匪我蠡測  
雖欲形容安敢萬一昔兄疾革余在溪谷聞卽走歸



握手嗟吁問可諧  
誰如邵子不笑答  
何能無此力量  
其為謙德彌所歎  
尚兄又謂余幸須  
平心復我邦族  
以勸以禁茲事體  
大豈余可任曾聞  
獎余高山可仰  
此又敢當祗增恟  
恟一條清冰湛栗  
之稱兄謂無覩  
匪兄誰膺嗚呼日  
月流邁即遠有期  
親朋畢至普溪  
摧悲絨辭以侑兄  
其聽否嗚呼已矣  
但有淚溝庶幾  
來格鑑我哀夜嗚  
呼哀哉

祭文

李惟泰

惟公朝陽彩鳳荆山美玉穆如春風皎似秋月早親  
有道已成其德晚際 聖明乃行其學我佩之光我

衣之潔天日重開山河可雪摧陷廓清伊誰之功獻  
可替否繫公之忠 三朝廿年進退以禮眷遇之異  
迴出前代想望之風聳動一世大業未究吾義不安  
還尋遂初婆娑故山唯是葵誠向日長傾危言一進  
朝野大驚道否一時名流千載顧余庸虛夙托事契  
如手如足如親兄弟從事師門于幾年歲居則共榻  
行則聯轡切磋之力偏蒙資益情義之密至老愈篤  
或語或嘿或久或速始少參差卒乃同歸公病卧床  
余往省之體力雖憊精神不衰把杯朝謔歸來閱月  
易簣之日路承凶音入門驚號已設衣衾哀哉哀哉



已而已而士失宗匠國無著龜九重震悼恩典有加  
公在九原奈冥漠何卽遠有期親賓畢會玉色目存  
金聲耳在徹膺之痛失臂之悲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惟公不亾鑑余衷腸

祭文

李翔

恭惟我國僻在東隅而有中朝文獻之風道德之統  
相傳不窮猗歟文元爰得其傳講道南鄉學徒爭先  
惟多外誘罔或致專其能卒究大業未有若先生先  
生之稟氣粹而清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聞風覲德孰  
不欽嘉所賦旣異加以博約巨細不遺表裏如一同

時有人麗澤相益旣問於師又質於友琢磨功深真  
積力久聖門顏回士林山斗歷觀古今全才稀濶世  
或有問學之士不足於施設惟先生道德之淵毅不  
泥於古而自合於義豈非所謂通才全德足以經綸  
大經者歟肆應聘於先朝曾感悟於一語可以伸  
大義於天下長有辭於後世痛弓劍之遽遺奈皇天  
之不助逮當宁之禮敬亦罕覲於今古蓋以眷遇  
論之不可謂不至行道之望日遠月退誠不可以虛  
拘遂浩然而南歸自前世而固然矐斯時而焉悲意  
小子之孤陋惟先生乎是依共出處之大節樂則行



而憂違然君子之卷退亦不忘乎斯世故先生之抗  
疏痛治道之日替道雖直而身危值雷威之未霽歎  
慨之意在人猶切矧吾門徒義難終默瀝血封章敢  
叫 天闕緣心悅之有素匪鼎鑊之無怵嗚呼哀哉  
我於先生知之已熟沉綿之疾粵自宿昔寧將護之  
不慎由所稟之清弱志不貳於殀壽恒日乾而夕惕  
年才及於二毛忽愆憂之快復信學力之非誣豈衆  
人之可及祝遐壽之無疆庶幾裕我王國胡窮年之  
一疾未收效於藥石實有關於時運詎方技之能醫  
慨吾生之久蟄聞疾危而方馳驚臯復於入門慟已

後於易箒戒淵冰之無聞悼余心之何極

祭文

金澄

嗚呼哀哉澄也罪廢淪落閉伏窮鄉一言一動便被  
指目嫌忌畏約不敢直遂亦恐貽累於門牆故當先  
生屬纊之前既不得更奉馨歆於函丈之間及今日  
漬綿之辰又不得畢露衷悃於文字之中百身之願  
雖切九原之作末由三十年知憐之恩三十年依歸  
之誠從此已矣尚忍言歟追惟闡茂之事益增幽冥  
之感伏想先生之英靈必鑑小子之肝膈矣嗚呼哀  
哉



祭文

閔維重

嗚呼降大賢而命世固天也嗇遐壽而不愁亦天也耶此理茫昧而難測則歸之氣數者其或然耶吾道之不幸而邦運其否矣士類之無依而小人其肆矣孰謂先生遽至於此耶恭惟先生資稟之純粹若精金美玉神宇之清明若冰壺霽月學問淵源之正近師沙粟而溯洛達泗踐履篤實之功夾持敬義而體立用備燕居則整齊嚴肅儼乎上帝之臨接人則和平樂易藹然春陽之溫同人于宗施及竭屬者敦睦之仁也兩端斯竭發蒙善誘者師道之勤也若其窮

而獨善本非離羣而絕俗壯而欲行所以致君而澤民况春秋之大義晦蝕而宇宙之常綱陵夷世道之責其誰任之此先生之志也際遇 孝廟歡若魚水時可以爲矣而天心不祐人事靡常密勿興撥之謨竟墮乎杳茫受知 當宁處以賓師道可以行矣而世路危險狂瀾橫注從容啓沃之功猶歉於展布此先生之命也蓋其幡然而起浩然而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所求者合義所貴者知時而已古人所謂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者其惟先生乎先生遠處田野退思補過聞 君德之有關輒愀然而不樂



知而不言我則有罪封章匡救靡一靡再及至二豎  
沉嬰萬念都盡手草遺表代以屍諫其所為說者實  
本乎朱夫子辨別賢邪之訓要不負 兩朝不世之  
隆眷至誠所發感慨激切觸犯不恤死生不易則先  
生愛 君憂國之忠其可謂質鬼神而貫金石也嗚  
呼進不違道退非潔己羽儀明時何異四十日在朝  
婆娑丘園賴有一二人同志非無當世之念不改陋  
巷之樂德盛而英華益粹道隆而謙冲彌篤覲德者  
心醉聞風者誠服四方章甫之徒莫不愛慕而尊師  
仰高名於山斗祝脩齡於期頤遐心不回終未濟乎

時艱夢奠又遽奈莫贖於百身豈先生厭世之焚濁  
游神於太清而不之返耶其果命於天關於氣數莫  
之為而為也耶痛矣痛矣嗚呼記昔先生進講 先  
王也小子亦忝講官之末竊矚其討論經義剖析精  
微因文觸類指事獻規 睿聽傾納 天顏敷腴一  
堂都俞髮髯唐虞自幸盛事親見吾身轉頭之頃已  
閱十有五春鼎湖劔鳥邈焉莫攀而歸然靈光亦不  
能久存則俯仰古今不覺涕淚之汎瀾也嗚呼小子  
樞衣席間則師生之分也委禽門下則舅甥之親也  
先生謬加知獎不斥愚昏既託以二姓之好又辱其



原春堂先生集  
教誨之諄諄小子不敏雖不能薰炙自勵以塞眷愛之望賴先生之教之力猶幸不得罪於吾黨今也已矣其將擗墳寘塗偃偃乎迷所向矣嗚呼昔在己酉之夏小子按節于箕城時先生之在都出西郊而送行勉之以 王事憂職任之不輕慰之以遠別悵後會之難成及去秋之言旋思就省乎起居繫官于朝志願違初乞暇而不得將發而還止徒傷四載之離竟失一日之侍淵冰之戒未承梁木之摧何亟晦翁所謂病不舉扶歿不飯舍奔赴後人死有餘憾者政說小子今日情境也先生易簣之前室人暴疾不救

父子並喪於數日計書交傳於道路人理慘怛有不忍言天禍德門何酷何偏不識泉壤團圓之樂與人世同耶不爾先生之靈亦必盡傷於冥冥之中也嗚呼昨進懷川入拜靈牀馨歎莫聞几杖在堂今來新阡迎哭素車儀形莫覲旌髮在途萬事無及承誨何日失聲長號心摧腸裂親賓異會即遠已迫載陳菲薄以告永訣儻精靈之不昧庶降歆乎一酌嗚呼哀哉

祭文

宋奎濂

嗚呼哀哉先生之道德學問文章事業焯乎在人耳



目奚待乎小子之稱述而蓋先生資稟之粹美玉潤而金精也風儀之邁潔鳳翥而鸞翔也氣度之溫則祥雲靄而瑞日煦也襟韻之清則雪月耀而冰壺澈也至如春風之色笑珠玉之聲效麟蹠之步鵠立之容此先生生質之絕出凡倫也妙年發軔遠涉窮追沉潛性理之府克盡明誠之功門路之的當而踐履之篤實也見識之超絕而造詣之精深也進而在朝則國家之著龜廊廟之璠璣而百僚是式退而在野則斯文之根柢士林之山斗而善類所宗此先生所就之遠所立之卓非後學之所敢窺測也若其明體

適用之才愛 君憂國之誠傷時憫俗之志容人濟物之仁保族空家之德皆先生所自得而出處卜乎世道存亡係乎時運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若先生豈非所謂參天地關盛衰邈焉而不可追者歟雖然先生之樹立成就自有本末用舍行藏自有義趣始先生抱道山樊杜門求志翼翼自樂若將終身而及其兩朝恩眷迥出千古旌招屢迫束帛相望則踰垣非義閉門不恭不得不黽勉一起以伸臣子之分而出而當世本非先生之志故尊以賓師而匪榮也祿以萬鍾而無與也雖其激濁於中臺造髦於國子



同春堂先生集  
高筵之輔導 經席之啓沃 銓衡之甄拔 補益之功  
隨處弘多而皆先生糟粕之餘 至其平生抱負志業  
則未嘗展布其萬一而一念遂初如水滔滔鴻飛鵠  
舉不俟終日則是先生出亦處進亦退而終始一節  
峻潔光明者也 然此嘗試一端亦足以淑人心明天  
理使世道賴而國脉固者有不可誣則是先生撐柱  
維持之功已自磊落而軒天也 身雖退在 未嘗一飯  
而忘吾 君至揭望宸居三字於座壁朝夕瞻對以  
寓懲闕之誠 每聞衮職之善也則喜動于顏 朝廷之  
失也則憂形于色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惟思報答乎

主恩不顧一身之利害 至其末稍一疏自知美疾  
之難起 擬作身後之尸諫 非不知枘鑿之不合 而要  
以盡義理之所安 以爲自靖自獻之地 則是先生忠  
愛之篤 抵死而不渝者也 嗚呼哀哉 山頽榑壞 哲人  
其萎 百年間氣悠散 何歸自今以往 善類何所瞻 依  
百僚何所矜 式乎儒林 錯莫而邦國 殄瘁矣 君子無  
所恃而小人無所憚矣 人心無可正而世道無可賴  
矣 嗚呼哀哉 藐余小子 猥托宗懿之末 且在仁里之  
下 結髮負笈 從容函文于今四十年 觀感既深 薰沐  
實多 小子有見 未嘗不稟於先生 先生有聞 未嘗不



同春堂先生集  
及於小子其情義之篤瞻仰之勤不啻父子之無間而顧驚增價噓枯生華一膚一髮莫非煦濡之澤銜恩未報耿耿肝脾只祝壽考之無期杖履之無恙追陪日夕以卒吾生孰謂天奪之速而使余悵悵然失其所依歸耶嗚呼哀哉今先生之亾也自家而族而朋友而鄰里莫不涕交淚潛腸摧膽裂而小子之慟則抑有甚焉者方先生之病也小子亦有親齋既而身患繼作先生在床而不得與舉扶之列先生易簣而不得視含斂之節雖其力疾一造暫訣顏範而先生病已革卒不得受承餘教追惟至今五內如割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日月荏苒卽遠有期儀形永闕悲慕曷逮單杯瓣香敬薦河酌短篇蕪詞詎盡哀腸一哭永辭有慟窮天嗚呼哀哉

祭文

李喜朝

嗚呼先生之質兮玉潤而金精先生之學兮養深而識明出處之正兮質之前哲而無愧樂善之篤兮求諸當世而罕比存乎躬者清明而介潔兮炯然秋水之照月接於人則溫恭而和樂兮盎然春陽之布物聞風者興起兮覲德者心悅是蓋積於中者其德厚兮英華外發承先王不世之遇兮期展素志於當



同春堂先生集  
時而天意不可謀兮鼎湖之弓劍遽遺惟其忠君  
憂國之不能忘兮所以眷眷於聖明嗚呼先生之  
心炯炯可識兮炳然若日星與丹青念我小子之愚  
蒙兮早瞻春風之德宇幸以先人之故兮辱蒙一言  
之教顧惟先行是托兮竊擬藉手於鴻筆而余之不  
祿兮奄先生之云歿悼素計之未遂兮流余涕之無  
極嗚呼山梁頽折兮著龜闕靈龍虎遁藏兮景星沉  
光吾道將墜兮孰能抗之斯民將溺兮孰能拯之君  
子失所恃兮小人無所忌雖百身不可贖兮痛難作  
於九原嗚呼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兮吾於先生

亦云

祭文

太學儒生安圭等

恭惟考亭既沒吾道其東石潭正派寔傳沙翁猗歟  
先生厥有淵源門路之的稟質之純發軔其早用工  
其篤精思實踐涵泳充積曰敬曰義夾持表裏惟明  
惟誠兩進終始理義之奧節文之詳剖析貫穿必辨  
毫芒從容自得不差繩準斗揭山尊金精玉潤世運  
孔否時乎退藏身任道學志扶倫常斯文不孤德有  
其鄰惠好林泉若將終身昔我先王求賢盡誠君  
子得輿節不可貞都俞啓沃密勿謀猷昭奸頓綱如



同春堂文集  
鑑燭幽風化所原最重賢關老成之擇允屬龜山粉  
袍環集講論方策左提右警諄諄誘掖俾知趨向殆  
變習汙三代之盛翹足可覩奈何乎天不欲平治經  
綸未究弓劔遽墜卷懷歸來軒冕燹屨臯比久虛士  
林增慕丘園肥遯與世雖違大川喬嶽自普厥施得  
有矜式仰爲模楷佇望復起蒼生是濟間或造朝曾  
未煖席祥麟乍覲白駒難繫歆畝身遠憂愛誠切縣  
道封奏字字忠赤天挺真儒蓋將有爲道之將喪不  
其愁遺士失師宗國無著龜山頽梁折慟矣安放一  
團和氣永隔函文章甫相弔有涕泉迸道路脩奠末

由齊奔執事有恪千里操文德容縱閱哀誠可徹尚  
其昭假歆此洞酌嗚呼慟哉

祭文

四學儒生趙楷等

嗚呼哀哉斯道顯晦世卜亂治哲人存沒國由興衰  
天挺先生夫豈偶翕而奪之速抑又何理人之公矣  
道之喪矣俗其澆漓孰挽而回邦其殄瘁孰榮而懷  
嗚呼哀哉猗嗟先生學有淵源幼年講業于彼溪門  
以穎悟姿加篤實程蔚然醇儒德器早成從容和樂  
灑落誠明美玉精金祥雲瑞暉昔賢有是先生庶幾  
端笏立朝如鳳來儀法筵啓沃密勿風斯若對芝蘭



同春堂先生集  
聖考哀辭臯比講論橋門填咽如坐春風學子忻  
悅論議之正氣節之勁權凶距脫佞朋角折斤黜僭  
犯吾道乃尊褒揚節義薄夫以敦十數年來清議在  
朝同志彙征贊襄舜堯輿望日隆 宸眷日厚國有  
蒼龜士仰山斗時移事遷感慨難言楚醴初設商翼  
已旋間或趨召無一年淹婆娑故林歲月侵尋圖書  
左右尋理舊學眷眷之忠時見章牘非不翫占未忍  
忘 君調羹之手惜乎丘樊尚冀幡然卒幸斯世何  
知今日易簣斯遽嗚呼哀哉小子愚蒙迹編鬻舍因  
緣樞衣何幸親炙瞻望德容沾沐教雨矜式之心永

矢不斃樑木忽摧痛矣安放相向而哭嗟哉吾黨淵  
冰之誨既不及趨堂芥之觀又未與俱道路脩阻誠  
禮如掃師生之義有愧平素茲陳薄奠文以布臆於  
昭尊靈庶垂鑑格嗚呼哀哉

祭文

以下  
葬後

洪得箕等

崇禎癸丑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故同春先生封域  
事完翼日癸酉門生洪得箕高晦安相億趙相愚洪  
得禹等將治任而歸哭辭于墓前曰襄事告訖親朋  
告歸相向失聲雲慘雨悲清冰襟韻千古永隔今辭  
墓門有愧築室



祭文

九菴

維崇禎癸丑七月廿六日中表弟宋時烈將赴京師  
 歷告于同春兄之几筵伏以 寧陵遷奉之議遽發  
 於今夏舊誌所鐫是兄手筆今將棄捐而遂命賤臣  
 改寫新件俛仰今昔曷勝愴淚兄若在世則其復膺  
 斯命也無疑矣兄雖有難進之嫌猶且黽勉趨赴自  
 效於 聖考終事也乎其或否耶今者嶺詆復起朝  
 著不靖想兄忠純亦必傷歎於冥漠中矣正以此時  
 冒昧單行疵賤之蹤無與周旋要與夏也相攜西上  
 想兄不昧鑑此悲忱也謹告

祭文

九菴

中表弟宋時烈將力疾往哭于同春兄筵几于練日  
 不幸寒疾添加一月彌留不得自伸初心乃以癸丑  
 十二月二日丁酉含哀綴辭使孫殷錫代薦而告之  
 曰君子云亾世道愈弊歲月犇流初期忽屈玉色金  
 聲恍然如昨一酌未躬老淚橫落嗚呼哀哉

祭文

閔鼎重

嗚呼先生之棄斯世迨茲周歲矣自先生之疾而病  
 喪而葬也凡平日及門之士莫不左右侍護奔走哭  
 泣各盡其情事於死生之際而顧惟鼎重抱病負罪



屏蟄窮山既自阻於執燭之坐又莫伸於臨壙之列  
含哀茹恨日積月深乃至今日而始將炙鷄絮酒  
匍匐以進則儀刑永閔墓草已宿矣金玉之聲色不  
可復接水月之精神於何愛覲呼叩不應余懷曷極  
嗚呼痛哉虎豹逝而藜藿莫衛柱石傾而棟宇將壞  
賓師之遇遽虛子保之民失庇正議詘於邪枉斯文  
化於異端豈天之所使耶將歸之時運耶嗚呼痛哉  
誰詰誰問憂時之言尚在乎耳勉學之訓敢忘于心  
我哭徹霄我淚徹泉一酌薦誠千古永訣彷彿春風  
平日氣象恍然侍坐談笑莫親嗚呼痛哉庶幾歌格

祭文

尤菴

維崇禎甲寅十一月廿九日中表弟宋時烈使孫殷  
錫告于同春兄筵几江海禍熾中外震激束裝就道  
以埃嚴謫想茲再忌親懿號哭獨未赴會腸摧肝  
蝕惟兄不昧庶幾鑑格

祭文

李之濂

嗚呼惟公天賦異資氣醇而溫良金蘊彩猗蘭播芬  
早自承師探滌淵源覃思實踐宗法正門惟帝降衷  
本乎斯仁反而充之太和在身推而體之萬物皆春  
靜觀默契發乎天光從容和樂炳其文章鶴鳴子和



同春堂集卷八  
芳聞彌彰時際 聖明側賢憂勤弓旌沓臻倏感風  
雲羽儀朝端師表譽宮經資 胄筵道格 宸衷及  
乎 嗣聖寵紆益隆乃執兩銓乃贊三台謀謨密勿  
章奏典裁時之不濟緯繹其志樂行憂違進難退易  
婆娑初服散逸林溪 上心虛佇有疑必稽學徒接  
武各盡提撕在朝在野咸簪模則云胡一朝奄忽易  
箚九重震悼褒寵其盛士林傷盡誅挽相競哀榮備  
至公則奚憾小子無似叨蒙獎攬既醉以德又申諄  
言冲襟醉顏鄙寬薄敦矯偏警躁糾我滅裂自恨癘  
殘莫遂請益將期百年庶幾考業那知今日遽棄後

學自公之逝寒暑再易道修身病竟未奔哭顧惟素  
義慚負幽明緘辭遠將代奠單觥不昧者存尚鑑我  
誠嗚呼哀哉

祭文 以下丙辰  
緬禮時

尤菴

維崇禎丙辰十一月九日蓬島累弟竊聞同春先生  
之柩啓自燕山歸于興農是似陳坂之故里也余之  
家饌鷄酒之遙奠只空曰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然而  
捐百身起九原之辭又安忍無也惟某也作此孤囚  
神往形留只傾長河之淚注之東海之波而已嗚呼  
是亦多於朱先生之六字得無乃添一罪也耶嗚呼



哀哉

祭文

閔鼎重

嗚呼鳳藏丹霄龍亾大澤鱗鱗方喧羽儀永隔佳城  
改卜素紼重攀儼乎衣冠復出人間匍匐此來恍若  
瞻對邈焉終閔已矣莫逮我懷填臆欲言哽塞敬奠  
一酌庶鑑衷曲嗚呼哀哉

祭文

閔維重

同春堂宋先生宅兆不利以丙辰十一月初六日甲  
申啓墓出柩自蕪歧到于懷德新卜之阡十八日  
丙申將行襄禮前二日甲午門人驪興閔維重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告訣于靈筵曰山頽梁壞歲月幾何  
世事紛如吾道非耶迢迢嶺海竄逐聯翩禍延鈎黨  
謫加重泉曾是邪佞忍誣忠賢無窮者變不昧者靈  
耿耿精忱可貫日星有冤莫雪誰直其謾天理杳茫  
士林傷歎草宿之原水齧是懼新開宅兆移奉冠屨  
儀章有缺士禮之殺事異疇昔觀者出涕顧念昏愚  
久失警教吾將安仰每懷靡逮豈意師門罹此搆捏  
閱歷變故悲憤交切茲因緬禮再奉筵几春風座上  
况若趨侍玉色金聲竟莫瞻覩寤寐盛德曷勝愴慕  
靈櫬莫挽窀穸已具一閉幽堂永隔攀陪薄奠告訣



同春堂集卷八  
寓此沈哀言不可盡腸裂肝摧嗚呼哀哉

祭文

權尚夏

嗚呼泰山其頽矣樑木其摧矣冰壺秋月今不可復  
覲矣座上春風今不可復襲矣嗚呼先生一去世道  
日喪撓搶晝芒魍魎宵騁頰仰人間此身安放嗚呼  
哲人君子何負於天既付與以大德又降禍之斯偏  
天高鬼惡莫詰重玄嗚呼白首蓬山冤血注波濛文  
及泉我罪伊何天非不仁域弩吹沙嗚呼皇皇 孝  
考在帝之傍英靈上朝喜氣洋洋時翩然而降監晒  
桐子之虫嗚嗚呼臯比慘淡函文寂寞烟霞悽其鎖

恨石泉瑒以瀉咽嗟長夜之不晨慨吾道之靡托嗚  
呼翠如新丘衣冠未闕思有餘悲哭有餘淚一杯長  
辭萬事已矣嗚呼哀哉

祭文

尤菴

維崇禎歲次庚申六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罪累人  
宋時烈猥蒙 聖恩歸自海島謹以酒果來告于同  
春先生宋公夫人鄭氏之墓曰當初燕兆頗有人言  
改卜于茲皆頌其好學堂在北橋原峙南松栢連陰  
岡麓相望既厚且密千世永安當其遷移余謫南海  
緘辭致酌略伸孤衷今此來歸墓草屢宿未念平素



同春堂文集  
涕淚橫流曩在甲寅鑄積當國欺我 聖主戮我天  
常追奪公官拘余荆棘爲公訟寃並皆斥奔敷虐肆  
威逆節萌起 聖斷斯赫時事變嬗廷臣白公嘗言  
積慝空有追典如曲江張 上曰俞哉予已懊悔旣  
還攸奪又酌墳瑩光生士林榮動泉壤妖腰亂領一  
并無之八九年來公言益驗蓋心無累由公而明從  
此邦家庶其回泰而久與受並當軸白望實俱隆士  
民拭目雖云飢渴飲食易爲平陂之間包憑妨奪任  
重責不難塞輿情寔余愚衷憂不能已想惟靈爽實  
同斯心嗚呼溫文之姿信順之德一丘永闕更接無

由陳此荒辭庶其昭鑑

祭文己巳禍

權尚夏

昔晦翁贊明道曰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嗚呼此真吾  
先生之氣像乎真楹之夢倏已二十載想像容儀森  
然如昨日哀哉哀哉改竊之禮病未赴臨日月幾何  
草沒苔深茲銜不盡之悲敢申展省之儀嗚呼今日  
之事不敢長言北洞之門久錮南澗之櫬才返生而  
見此不如無生不識重泉之下亦皆一一照會否苟  
其然者其憂傷痛怛之情不問幽明嗚呼益可哀哉  
謹告



輓詞

先生遺命勿求輓詞而諸公各自製送

李端夏

洙泗真源接海東，栗翁宗適是沙翁。千年道脉歸高第，一代儒林得我公。剩遣曾襟開霽月，要將人物囿春風。經綸未究山頽遠，涕淚咨嗟上下同。

其二

同宗同道二先生，兩宋千秋比兩程。已仰平居資麗澤，還看彙進致文明。黃扉政行聯台座，青史從知並大名。十里蘇堤來往絕，九齋今日若為情。

其三

微蹤淡愧大賢知，北幕生還荷盛私。幾許春堂陪笑

語長懷，津渡惜分離。屏間墨迹銀鈎映，篋裏書封笱束披。正屬幽憂，聞易簣祇今孤負，奠綿卮。

輓詞

李翔

東國儒宗第一人，淵源有自接關閩。文章燦爛鳴朝鳳，辭語溫醇滿座春。壯志本期回泰運，暮年何事轉沉淪。應知正氣終難泯，化作商霖澤我民。

輓詞

李箕疇

完山後學李箕疇，伏聞同春宋先生。輶車祖載將反真，宅平生知舊門人。莫不奔走哭奠而獨此不敏，大病在身不能前進。痛傷之懷，無所寓托。遂作



詩以哭之曰

粵在麗季異教盛舉世昏昏入長夜逮至 本朝儒  
術行中間唱起誰大者前有寒靜後退采繼往開來  
學有功踵茲數賢復有幾沙翁慎齋得其宗猗我先  
生早得師身世兩忘道是資高才穎脫獨出羣門下  
諸士爭相推雖云美質本天全充養由來真有得精  
義造約道益尊一善成名非所欲馨香四達 聖君  
知束帛丘園正絡繹君民堯舜是素志際遇昌明魚  
水樂同時禮羅摠賢俊濟濟將期三代治蒼梧一夕  
事忽謬 仙馭迢迢去莫追吁嗟世道亦隨變去國

之行非得已歸來原野正優游樂夫天命期終始如  
何季年失賢子天道冥冥難可恃還將死生付之命  
子夏喪明誠過耳顧余小子聞道晚自媿負笈登門  
遲先生不以淺陋棄每見諄諄警誨垂邇來音信久  
阻濶矯首函丈神魂馳悠悠戀德曷有已尚冀他日  
承嘉言那知凶計此中傳失聲悲號淚交痕山頽梁  
壞我安仰萬事如今摠堪悲邦國之瘁士林戚痛寃  
茫茫無盡期光風霽月好氣象此身受炙知何年全  
以生之全以歸在於先生奚憾焉嗚呼先生不復見  
俯仰乾坤誰典刑尚看諸孫摠蘭玉服訓定應繼家



庭人間歲月苦不留即遠有期親賓集吾獨胡為病  
纏身欲往哭之不可得瞻彼懷川但長呼悲風為我  
從天來哀詞題罷復一慟此心惇惇正欲摧

嗚呼先生德業之盛大豈可以言語形容哉第惟  
箕疇受知於先生者有年平日謬期於箕疇者實  
非偶然則顧此陋劣恐不足以副先生之盛意然  
區區景慕之懷不以幽明而有間感念昔時涕泗  
橫流有不能自己焉茲以摠竭鄙思得成拙詩三  
十有一句略叙本末以見小子仰止不忘之意云

輓詞

丙辰緬  
禮時

允菴

夫子九原作千人與之歸還向九原葬攀號各霑衣  
其二

燕客來觀日湘潭人未歸空將河海淚重濕芟荷衣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八



